

“阳湖文派”成员之宗亲与师友交游考论^{*}

路海洋

(苏州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苏州 215021)

摘要:“阳湖文派”是清代重要的古文与骈文创作流派,其成员间有着丰富复杂的宗亲与师友关系,并且基于上述关系的文化学术交游,乃是“阳湖文派”之所以能够成派的重要基础。这一点颇具地域文化特色,清代其他文学流派多不具备。

关键词:“阳湖文派”;宗亲关系;师友交游;向心力

中图分类号: I206.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2-0695(2007)03-0075-04

古代文学自宋以后,流派日益繁富,其中重要流派以地域名者居其大半,至清代更为明显,诗有“岭南”、“云间”、“娄东”、“虞山”,文有“桐城”、“阳湖”、“湘乡”,曲以“苏州派”最出名,词则“阳羨”、“浙西”、“常州”,有清文学史进程,这些流派的功绩可谓至巨。考察诸流派成派原因,其中众多派别共同具有的一点,便是相对一致的文学观念、创作理念,经师徒授受、友朋切磋应和,流传影响,形成一个以某一地域为背景较为集中的创作群体,并且体现为一定数量的文学创作,“阳湖文派”包括古文和骈文“阳湖派”^①亦不例外。不过“阳湖文派”另有一个成派因素为其他众多文学流派所不具备,即“阳湖”作家间既有错综的师徒、友朋关系,更有密切的宗亲关系,并且很多是师友而兼宗亲,这一点颇具阳湖地域特色。本文便具体析理“阳湖文派”作家间宗亲与师友关系,为他们之间基于相似旨趣的交游、沟通,描勒一幅大致的图景。

一、阳湖作者之宗亲关系考

“阳湖”作者因地缘相近、同属常州府,或其父祖先辈、或其自身、或其儿孙后辈之间,往往有婚姻关联,颇具典型意义的例子,便是张惠言之

于董士锡的交游。董士锡为张惠言、张琦外甥,并且张惠言又将女儿嫁于董士锡,亲上加亲。士锡 16 岁便至徽州歙县,从学于张惠言,其《江承之传》有“承之所师事庶吉士武进张先生……余舅氏也,嘉庆纪元之初,余与承之皆从学”^{[1]卷4}云云,即可为证。又董士锡《崇百药斋诗文集序》云:“(士锡)弱冠入京师,与庄枚叔同受业于舅氏张皋文编修。”^{[1]卷2}则士锡 20 岁时又依张惠言于京师受学。又张惟骧《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》卷 6 有云:“(士锡)年十六从舅氏张惠言游,承其指授,为古文、赋、诗、词皆精妙,而所授虞仲翔《易》义尤精。”可知士锡生平撰述皆有得于其舅张惠言的指授。

另外,以张惠言、董士锡为中心,又可联系起张琦、陆继辂诸人。张惠言、张琦为同胞兄弟,二人诗词文赋各臻高诣,而于词学最相默契,曾同撰《词选》,论者以为《词选》出而词学“奥窔始开”^{[2]卷6},两人并称“毗陵二张”。董士锡与陆继辂宗亲关系稍远,继辂《亡女君素画像记》曰:“董君士锡,余妻祖姑之孙。”^{[3]卷15}又据士锡《芥物论斋文集》卷 3《表甥女陆氏圻铭》,继辂妻钱惠尊系士锡“先大母之从侄孙女”,可与继辂《亡

* 收稿日期: 2007-05-26

基金项目: 本论文系罗时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清代江南文化氏族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”(项目号 03BZW 031)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 路海洋(1980-),男,江苏盐城人,苏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诗文研究。

① 往昔论者言“阳湖派”,专指古文,这里所谓“阳湖文派”,乃是“阳湖古文”与“阳湖骈文”的统称,旨在突出“阳湖骈文”,以全面概括阳湖作者文学创作的实绩。

女君素画象记》互证。则张惠言、张琦、陆继辂、董士锡四人皆有或近或远的宗亲关系。

再者,若以陆继辂为中心,又可联系起陆耀逵、周仪暉、庄逵吉、庄曾仪、洪怡孙诸人。陆耀逵为陆继辂从侄,李兆洛《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》记陆氏叔侄有云,“耀逵齿稍长于君(继辂),恩则父子,而相亲若兄弟,其趣操亦略同”^{[4]卷13},耀逵长其叔一岁,两人恩亲笃厚,德艺俱高,人称“二陆”。平生交游,继辂友便是耀逵友,耀逵友便是继辂友。中年奔走,各为生计,每睽隔经年,必千里音书,继辂《崇百药斋文集》所录诗作,多有示赠耀逵者,《寄耀逵荆州》云:“故园梅始放,别汝又残秋。身贱轻危地,家贫逼远游。苍黄风鹤惊,辛苦稻粱谋。积雨催寒急,何时寄敝裘?”^{[5]卷2}家贫身贱,远游为宦,心声吐露,千里乃为精神默契。又《别从子逵》云:“胶漆非不固,会作秋蓬飞。男儿困贫贱,骨肉长远离。”^{[5]卷3}这已是失声倾诉,陆氏叔侄情深,绝可想见。继辂死,耀逵营其丧葬,并刊刻其书行世。

此外周仪暉系陆继辂表亲。庄逵吉与陆继辂为姻亲,继辂《潼关同知庄君墓志铭》云,“余家与庄氏世为昏姻”^{[5]卷17},案李兆洛《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》记继辂“嫡母高,继母庄,生母林”^{[4]卷11},则陆、庄两家婚姻关系可知;又继辂《庄传永墓碣铭》曰:“传永(曾仪)为先母庄夫人从孙,然最为吾母林太孺人所敬爱,继辂受命以兄事之。”^{[5]卷18}则一可知庄曾仪与继辂之宗亲关系,二可证庄氏与陆氏确乎“世有昏姻”。而陆继辂次女采胜曾许嫁洪怡孙长子,则陆、洪关系可见。

再次,李兆洛与阳湖作家吴育、董基诚、董祐诚、祝百十、祝百五诸人也有宗亲关系。李兆洛妻吴氏系吴江吴育之女,又《清史列传·艺术二·吴育》有云,“吴育,字山子,江苏吴江人,与包世臣、李兆洛游”,则吴育与李兆洛实是好友兼翁婿。兆洛与董基诚、董祐诚兄弟关系颇近,《养一斋文集》卷13《董君方立传》记祐诚为兆洛“从母之子”。案“从母”即姨母,则兆洛与董氏兄弟实为姨兄弟。李兆洛与祝百十、百五兄弟关系亦近,案兆洛《祝君虞庭家传》知兆洛子愿之妻为百十之女,则李、祝二氏为亲家,三人关系不必赘言。

此外,丁履恒为庄绶甲“姊婿”,即姐夫,且

履恒于绶甲“终身师事之”;绶甲之妻为刘逢禄“从女兄”,即堂姐;薛玉堂为祝百十姐夫。

“阳湖文派”作者的宗亲关系,不可不谓之深厚,清代众多文学流派,流派内部有如此深厚宗亲关系的,“阳湖”堪称典型。作为师友交游的重要补充,上述宗亲之谊为他们之间展开丰富的文学、艺术、道德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。

二、阳湖作者之师友交游考述

阳湖作者间的宗亲关系深厚,已如上述。考其实际,诸人间具宗亲关系的同时,往往更兼为师友,故“阳湖文派”作者间的交游,实际常是宗亲而兼师友交游,其交游真可谓丰富、复杂。

“阳湖文派”不论古文、骈体,主要作家集中于乾、嘉、道三朝,其早期洪亮吉、赵怀玉可为代表,即便古文“阳湖派”作家历来以恽、张而后算起,实际也不可否认洪、赵等的先导与影响。而洪、赵与阳湖作家的交游确乎有案可稽,吕培《洪北江先生年谱》载,洪氏平生喜“导扬后进,同里刘嗣綰、庄曾诒(一作仪)、黄戴华、丁履恒、陆继辂、耀逵、黄乙生、庄绶甲、周仪暉、陆鏞、高星紫、瞿溶等,皆得奖盛之益,其专心苦学者如刘逢禄、董士锡诸人,则以汉儒勖之”,“阳湖文派”主要作家刘嗣綰、丁履恒、陆继辂、耀逵、董士锡诸人,皆曾得到亮吉的教诲指授,其为人、为学、为文承其影响,合乎情理。

赵怀玉与阳湖作家的交游更为频繁切近,李兆洛《赵收庵先生行乐图》记“道光二年(1822)二月十有三日”赵怀玉与诸人的交游曰:“是日侍饮于先生者,徐准宜、丁履恒、陆耀逵、周仪暉、魏襄,兆洛与焉。”^{[4]卷9}又陆继辂《兰陵清讌图记》述图中所画赵怀玉与吴育、庄绶甲、李述来、张若曾、盛思本、管绳莱、杨大鏞、继辂、耀逵诸人的“清讌”(按:“讌”有两意,一为会饮,一为聚谈,合二为一乃是“清讌”在此处意思,与上述“侍饮”云云相似)。而其中赵怀玉与陆继辂的交往颇为深厚,继辂《先太孺人年谱》记其祖父“好奖励后进,里中如杨炜星园、杨伦西禾、赵怀玉味辛、孙星衍渊如、庄祁竹坪、段达和竹晦、洪亮吉稚存,皆以所业来质,或乘月叩门,府君辄留痛饮”^{[5]卷20},继辂幼时即因便得与相识,及其长乃为师友,其《山东青州同知赵君墓志铭》述继辂等人与赵怀玉交往云:

记》《同车图记》两文记述最为详细。前文记道光元年(1821)众人往还大概:

道光元年,兰皋康丈(绍镛)以奉讳,暂居扬州,予从焉。未几,丈还太行,予与竹吾(康兆奎)及鲍生善之(鲍继培)居。时朝夕聚首则保绪(周济)、修存、次貽,而山子(吴育)、伯恬(周仪暉)、曾容(魏襄)、彦惟(张成孙)亦时至扬州交相见,宴语辄竟日。^{[4]卷9}

《同车图记》则记道光二年事,其交游经张怀白画笔描绘,跃然眼前:

露车一轅,中马,左驂驴,跨驴而从者三。车之中白须中坐者子常(祝百十),仰而与语者卿珊(庄绶甲);青兜蔽耳、侧坐露半面者宛邻(张琦)若士(履恒)对之,举手若相语;若士之后,左山子、右彦闻(方履簣);绍闻(一作劭文,陆耀遹)背宛邻坐,捻须若有所思;善之坐右轅,回首与伯恬语;孝逸(管绳莱)曳一足,坐左轅,若与驴背人相盼也;驴傍车而稍后,前为彦惟,后则赞卿(魏襄)、竹吾并而语,竹吾拄鞭若听者;驭夫结束,傍右轅而趋,扬鞭而顾,若指示车中人者,为保绪。

……(诸人)道光二年集于常州之东坡旧馆,再集于扬州之静修俭养轩。三年三月属(张)怀白画此,在吾家枕云书屋,其年十月装于江阴暨阳书院。^{[4]卷9}

按:张惠言卒于嘉庆七年(1802),恽敬卒于嘉庆二十二年,故《同车图》二人不得与焉,其余古文“阳湖派”主将多在其中,而骈文“阳湖”主力除李兆洛,方履簣亦在其中。

则“阳湖文派”诸家从乾隆末年至道光间交游的大略,已基本可以想见,其交游具体景象、精神风采,亦可于诸子诗文只言片语中推想而得。

前引陆继辂《先太孺人年谱》记继辂与诸子定交之后,又有文字记继辂与丁履恒持论往复、刺刺争辩曰:

(诸人)登堂拜太孺人,太孺人尤爱若士,而若士与不孝性皆好辩,每持论往复,语刺刺不已,太孺人闻之亲出慰解,责不孝不虚心听受,间亦为不孝理前说,婉言君非是,若士亦悦服。^{[5]卷20}

友朋高聚,清议闲论,陆、丁二人词锋偶遇,互不相让,众人捻须静听,难裁高下,至于激烈纠缠

继辂少于君二十五年,又与熈(怀玉子)及熈从兄学轍、学彭交相善,不敢与君为侪,而君以先君故,弟畜之。自君病湿十余年,不良于行,继辂等常诣寢室起居,或以事不至,必相召,召而不往必大怒,既见即又大喜。继辂之官庐州,君舁篮舆送别,握手唏嘘,谓将不复得见也。^{[3]卷4}

可谓深情笃厚,赵怀玉生前将文集付与继辂,“请为删汰”^{[5]卷14},亦是情理中事了。

“阳湖派”作者的集中交游,自乾隆后期始,历嘉庆直至道光年间,无论规模、频率,均远胜前期。道光以后,“阳湖文派”已自衰颓寥落,作者交游因而稀疏,这里重点介绍乾隆后期、嘉道间交游。

陆继辂《先太孺人年谱》曾记述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其与诸子相识的情况:

五十四年己酉,(太孺人)五十五岁。时生计日益困乏,不复能延师家塾。适从舅氏庄乐闲先生绳祖,延其族达甫先生宇逵课子荣诰及从孙軫,太孺人输钱四万,命不孝就读舅家。同学者为洪饴孙孟慈,董恒善貽令、敏善裕来,谢回庭兰。是年不孝始及兄子耀遹与恽秉怡洁士,孙让于丕,张惠言皋文、与权(琦)宛邻,祝百十子常、百五炳季,吴廷岳仲甫、德旋仲伦,庄曾仪传永,履恒若士,李兆洛申耆,周仪暉伯恬定交。^{[5]卷20}

“阳湖”重要作家张惠言、张琦、祝百十、丁履恒、李兆洛、陆继辂、陆耀遹等皆在其中。

陆继辂《百衲琴谱序》还记述乾隆末年“阳湖”交游圈成员构成及部分成员年龄构成大概:

忆余与丙季定交在乾隆己酉之岁,丙季兄子常年二十有七,最长,次张宛邻,次吴仲甫,次丙季,次庄传永,次若士,次余及余从子劭文,尔时识疏而志大,挟其一隅之见,几以为天下士尽于此矣。久之,子常女兄之婿薛画水来自无锡,宛邻之兄皋文暨皋文之友恽子居归自都下,而李申耆、吴仲伦最后至。此十数人者,其所自期待与所相勸勉,岂尝沾沾求以文辞自见哉?^{[3]卷3}

古文“阳湖派”主要成员,至此几可尽数。

此外董士锡《崇百药斋诗文集序》记述了乾隆末以来至嘉庆间二十多年中,诸人与其交游情况。道光间诸子交游,李兆洛《康竹吾主客图

时,太孺人出而慰解,争者悦服,听者悦服,“于是太孺人起入内,命苍头置酒,数人者欢饮至暮始别去,或留同榻斋中以为常”^{[5]卷20},其生动情状跃然纸上。又李兆洛《陆祁孙札记序》记陆继辂于众人聚坐中娓娓言谈云:“祁孙吐属蕴藉,托意逋峭。杂坐中,或援引故事,或商榷今古,祁孙谈言微中,娓娓不倦,倾听者馔心焉。”^{[4]卷4}亦可借而想见众人“商榷今古”、议论学术文艺的清景。实际正如李兆洛《拾遗补艺斋遗书序》所记其与庄绶甲聚首抗论所谓:

忆与卿珊聚首时,每抗论当世绩学之士述造所得,其致功之门径,诣力之深浅,铢分而寸计之,莫不洞其得失,纚纚有条理,以为将来当集其大成,为本朝一代粹学之荟
.....^{[4] 卷4}

他们议论争辩的内容许多恰集中于学术文艺,稽古论今,期有所述作,兆洛《薛画水文钞序》所谓“予往年诣画水,每出近作示予商榷之”^{[4]卷5},亦可为证。他们以学者自任,以“第一流”^{[5]卷5}相期勉,以能有述造、艺压群雄彼此策励,在此过程中便形成一种内在的向心力:诸子为了一个高尚的学术、文艺、做人理想各自努力,励志用心,又因为理想相似、志意相投,乃因地缘、血缘相近而

得辩论应和,形成一种整体努力。而这正是“阳湖文派”不论古文、骈体自成流派、成就卓著的内在动力。

“阳湖”诸子间基于宗亲和师友关系的频繁、丰富交游,为“阳湖文派”包括古文和骈文之兴盛,为促成阳湖文学能够卓然成派,创造了良好的地域文化氛围,提供了彼此切磋的平台,意义重大。实际上,深入揭示阳湖地域、家族文化特色——尤其是宗亲、师友的大规模、长期性交游过从——对于“阳湖文派”兴盛的作用,在研究清代常州府、甚至是整个江南文学、学术与地域家族文化关系的问题中,具有典型意义。

参考文献:

[1]董士锡. 齐物论斋文集 [M]. 清道光二十年江阴暨阳书院刻本.
[2]张惟骥.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 [M]. 常州: 常州旅沪同乡会, 1944
[3]陆继辂. 崇百药斋续集 [M]. 清嘉庆二十五年合肥学社刻本.
[4]李兆洛. 养一斋文集 [M]. 清光绪四年刊本.
[5]陆继辂. 崇百药斋文集 [M]. 清嘉庆二十五年合肥学社刻本.

(责任编辑: 政 梁)

On the Scholastic Activities of the Clan Relatives
and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“ the Yanghu Literary School”

LU Hai- yang

(School of Literature, Soochow University, Suzhou Jiangsu 215021, China)

Abstract “Yanghu Literary School” i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essays and rhythmical prose in the Qing Dynasty. There was a complicated 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n relatives,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“ the Yanghu Literary School”. The scholastic activities based on such a relationship helped to create “ the Yanghu Literary School”, which exhibited a unique local culture character

Key words “Yanghu Literary School”; clan relatives; the scholastic activiti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; centripetal force